歷史與空間

傅孟麗雨堂尋根記

■黃建明

台灣著名作家傅孟麗女士終於來到了日夜情思夢縈的家鄉——普寧市洪陽鎮雨堂村。這一天，我有幸陪伴傅女士回到家鄉，祭拜祖先，探訪外祖父故居，訪問村委會和學校，並與眾鄉親親切交流，感受到她因所見所聞而悲喜交集、感觸尤深。可以看出，她有着那種難以割斷的、濃濃的家鄉情緣。

今年66歲的傅孟麗女士，母親名叫黃秀穎，是已故普寧名賢、民國愛國將領黃緒虞的女兒。黃秀穎在台灣臨終前雙手緊握住女兒的手說：「孟麗啊，我走後，你一定要帶上母親的遺像回咱家鄉祭拜祖先。」母親的臨終遺囑，與千千萬萬年邁的台灣同胞心境是一樣的。人老了，體力不支，不能親自回到故里，只有依兒孫，了卻心願。傅女士把母親的遺囑掛在心頭。可是，從未謀面的家鄉，您在哪裡……

秋風吹過，秋葉紛紛，片片秋葉飄落下來，給大地披上一層金黃色的盛裝，令人感受到秋天獨有的魅力。9月6日下午，我正在閱讀有關黃緒虞的歷史資料。突然，家鄉雨堂傳來消息，說黃緒虞外孫女本月20日要來家鄉雨堂尋根拜祖。我接到這個消息後由衷地感到高興。這可不是一般的高興，是我幾十年來的期盼。回想幾十年來，我像着了迷似的，對家鄉雨堂已故鄉賢黃緒虞的歷史故事情有獨鍾，一直在尋找他經歷過的足跡。我要稱傅孟麗女士為姑姑，因為緒虞叔公和我曾祖父是兄弟，我曾祖父排行第一，緒虞第二，第三、第四分別叫三川、四川。我從小時候到現在，幾乎每年都回家鄉掃墓，每次回家鄉時，都聽到長輩講述有關黃緒虞的故事。年年如此，漸漸地，黃緒虞叔公這個人物形象，在我腦海裡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。於是，我踏上了尋找黃緒虞歷史足跡的不歸途。目前，我已搜集到許多有關黃緒虞的歷史文獻。可是，還有許多生活經歷、照片、物品等鮮為人知的東西，很難找到，我也多麼渴望能見到緒虞那些漂流在海內外的子孫和親屬，可是一直杳無音訊。

現在，終於獲得這一佳音，這怎能不讓人高興呢？第二天，我通過朋友聯繫到揭陽市統戰部和台辦；第三天，我又聯繫到了普寧統戰部和台辦、洪陽鎮政府。他們都表示台胞回鄉尋根訪祖是好事，會熱情接待並安排好此次行程。為了能一目了然地了解黃緒虞的歷史功績，我花了兩天兩夜時間編輯《愛國將領黃緒虞歷史資料選編》簡刊。及後，我又非常幸運地加上傅女士的微信，並與傅女士進行相互交流。原來，傅女士1949年生於汕頭市，後幾經輾轉，移居台灣。她畢業於台灣私立淡江大學中文系，曾任《中國晚報》記者、副刊主編、《台灣時報》副刊主編、《中國晚報》採訪主任、副總編輯等。出版專著有《茱萸的孩子——余光中傳》、《南國女人讀書夢》等，她也曾多次參加台海兩岸文化交流。說來也巧，我也是讀中文系的，而且我們有個共同的特點，就是對歷史文化有興趣。

9月的一個上午，傅女士從台灣坐飛機到深圳，與已在湖南工作多年的丈夫張巍馨先生會面後一起開車前往汕頭，我陪同傅孟麗女士和她先生張巍馨一起往普寧，開啟了回鄉尋根訪祖之旅。汽車到達普寧市政府，受到普寧市台辦的熱情接待，午飯後，傅女士一行在市、鎮有關領導的陪同下一起來到她盼望已久的家鄉——洪陽鎮雨堂村。

雨堂村位於洪陽鎮東北方向，距洪陽鎮4公里，該村依山傍水，交通暢達，人口近6,000人，以黃姓為主。村裡有口著名古井，常年清泉湧流。清乾隆七年（1742年），這年大旱，縣令肖麟趾擇日到古井取水求雨，是晚，附近普降大雨，縣令驚喜，特將古井命名為「靈匯泉」，並親撰靈匯碑記，勒碑於井旁。從此「靈匯甘泉」遠近聞名，被列為普寧古八景之一。

■傅孟麗的尋根之旅中最關心的是村學校的教育情況。 網上圖片

該村人才輩出。其中，民國時期普寧著名愛國將領黃緒虞就出生在該村。黃緒虞生於1884年，卒於1960年。經歷了清朝衰落、民國期間的軍閥混戰，再到抗日戰爭、國共內戰以及新中國的建設。他的人生充滿傳奇、道路曲折、飽經艱辛，一生投身於中國海軍的建設和海洋國防建設。他曾任青島海軍學校校長、海軍總司令部第一署署長（少將軍銜）、台灣海軍第三基地司令、廣州海軍第四基地司令。其間，還擔任過饒平縣縣長，創辦潮汕商船學校。汕頭解放後他任廣東省普寧縣水利會副主任，汕頭市、普寧縣人民代表，省政協委員，民革汕頭市委員等職。1960年在汕頭病逝。黃緒虞的歷史功績及精神財富至今乃在潮汕三市流傳，他的事跡在《普寧縣志》、《潮汕百科全書》及報紙、電視、網絡等都可看到。

汽車來到雨堂村委會門口停下，傅女士訪問了雨堂村委會，了解家鄉的建設和發展情況。隨後，在村幹部、眾鄉親的帶領下，來到雨堂祖祠。傅女士在祖宗靈位前放下專程從台灣帶來的花束和母親遺像，點燃五炷香，雙膝下跪，祭拜祖先神位。「母親，我們回來了，回到你日夜想念的故鄉雨堂。母親，你在九泉之下安息吧，女兒已為你祭拜祖先了！」說完，眼淚禁不住潸潸地流了下來，在場的人都深受感動。祠堂北牆懸掛着黃緒虞畫像，傅女士也跪拜良久，緬懷這位將軍生前的偉大功績。接着，大家又一起來到了黃緒虞將軍生前的故居，傅女士不斷地撫摸殘破的牆體，仰望岌岌欲墜的屋頂，感慨良久，眼角湧出了熱淚。無情的歲月割斷了先人與晚輩的聯繫，但卻割不斷埋藏在心靈深處的親情和永不消失的鄉魂。

傅女士最關心的是村學校的教育情況，她參觀了雨堂小學，了解學校的發展狀況，並與該校校長和眾鄉親親切交談。她希望學校把教育辦得更好，為村裡培養出更多優秀人才。離開學校，汽車往白塔鎮方向開至南溪鎮林尚書村，並在公路旁附近下車。這裡的西北方向叫洪山頂，是緒虞父親明國公墓之地。民國東北海軍司令為明國公墓前撰寫碑聯：「鞭着祖逖，阡表瀧岡」。傅女士與夫君和我一起朝着西北方向，反覆跪拜。

回鄉尋根訪祖之旅順利結束，傅孟麗夫婦又要踏上新的行程。臨別時，她說：「這次雨堂之行讓我感受到了故鄉親人的濃濃親情，家鄉發展和變化很大，希望海峽兩岸親人的交流交往會更加密切。」並表示今後還會再到故鄉觀光、看望親人，回台後會介紹家鄉發展情況，請台灣鄉親多回到故鄉看看，共同促進祖國的和平統一。最後，她緊緊地握住我的手說：「非常感謝你的用心安排，讓我們這次尋根訪祖行程充滿驚喜和感激之情。今後，我們還會像串親戚一樣常來常往。」這時，一股暖流湧上我的心頭，消除了我幾天連續工作的疲勞。我目送遠去的客人，環顧四野，蔚藍的天空白雲朵朵，家鄉的田園，瓜果纍纍，散發着陣陣清香，正是這一片沃土，孕育着無限生機和希望。村莊西邊的獅子山林木茂盛，秋風吹來，山腳下古老的相思樹，枝葉不停地搖曳，彷彿在向遠方的親人召喚……

書若蜉蝣

疊人塔與三角結構

■葉輝

早前讀到美國藝術評論家基利．格羅威爾（Kelly Grovier）的一篇文章，說到一幀照片，有一群雜技演員在半空中將身體疊放成金字塔結構，彷彿在抗拒地心吸力，那就教人聯想到藝術作品鼓舞人心的偉大力量，也能讓世人的靈魂隨之而一飛沖天。

「疊人塔」（castell，類似疊羅漢）乃加泰隆尼亞的民俗節慶活動，castell字面意義為「城堡人」、「人塔」，傳說古代與法國戰爭時，曾以此法投擲炸彈至敵方的城牆內，為紀念此一悲壯的戰役，故此一直以來都是當地重要表演活動，在節日中，大街小巷都籠罩着亢奮氛圍——在照片中，數十個人以軀幹及四肢疊在一起，從而搭建出一座「生命之塔」，而最頂層的一個人雙臂高舉，似乎在向下面的圍觀者獻祭，照片充滿着昂揚的能量。

那就全憑藝術作品視覺策略，基利．格羅威爾寫道，此一策略在藝術史上佔統治地位已達數百年之久，早期繪畫大師利用這種光學技巧讓欣賞其作品的人精神振奮——世人所聯想到的，不管是1460年法蘭斯卡（Piero della Francesca）所繪的《復活》（Resurrection）、1503年達芬奇（Leonardo da Vinci）的《聖母子與聖安妮》（The Virgin and Child with Saint Anne）、1505年拉斐爾（Raphael）所繪的《草地上的聖母》（Madonna of the Meadow），乃至1830年德拉克洛瓦（Eugene Delacroix）所繪的《自由引導人民》（Liberty Leading the People），藝術家總是將畫作中的人物雕鑿成三角形結構，那就會吸引觀看者將目光不斷向上移。

一旦意識到此點，世人就會發現金字塔形結構在圖像製作史上無處不在，而藝術家很快就學會顛覆傳統的期待；在席里柯（Gericault）的《美杜莎之筏》（Raft of the Medusa）中，瀕臨海難的眼神中可看到此一神情；在法蘭西斯．培根（Francis Bacon）的《尖叫的教宗》（Howling Pope）系列中，教宗緊握雙拳和咆哮雙唇之間也能看到此種神情；在更悲慘的版本中，則有保羅塞尚（Paul Cézanne）約繪於1901年的《頭骨金字塔》（Pyramid of Skulls）——由於世人的目光無法超越此種結構，因而強化了畫面的驚悚主題，在此等畫面中，金字塔結構就成為隱伏的陷阱，讓世人深陷其中，從而找不到出路。

在加泰隆尼亞的「疊人塔」表演中，演出者以身軀疊起的正是金字塔形結構；在藝術史上最為複雜的金字塔形結構中，恐怕最能與照片媲美的，乃丹麥藝術家哈羅德．英格曼（Harald Engman）繪於1941年而鮮為人知的畫作，此畫名為《疊羅漢》（Human Pyramid）。

基利．格羅威爾指出，人類對幽閉恐懼症的迷戀，來自遍地的骷髏和碎骨，英格曼此一畫作的金字塔形結構，乃從底部的史前時代直到頂部現代人類的一次殘酷篩選，由一個小男孩以彈弓作為終結；畫作交織着對納粹德國佔領丹麥的歷史評說，也與永恒及普世的啟示引起共鳴——無論世人的目光到達什麼高度，都得要感謝那些曾經到達頂部的先驅。

文藝天地

詩情畫意

趙素仲作品——

詩畫禪心（四十一）

唐代高僧酒仙遇賢（之二）

揚子江頭浪最深，
行人到此盡沉吟。
他時若到無波處，
還似有波時用心。

唐代高僧酒仙遇賢詩（之二）
素仲配畫
甲午夏日

這是一首充滿豪氣而又理智的禪詩。酒仙遇賢果然是劍膽琴心的智者。「揚子江頭浪最深，行人到此盡沉吟。」一般人面對大風大浪都會膽怯，未必敢付諸行動。但勇者自是不畏風浪；不過，勇之外，還得有智。「他時若到無波處，還似有波時用心。」注意啊，經歷了風浪，以後即使風平浪靜也要處處小心，切莫掉以輕心。正如修行一樣，要時刻檢點，莫以為到了一個境界就不必用功了。

啟悟隨筆

有一句話：「生於憂患，死於安樂。」人生在困境時自是努力非常，往往能絕處逢生。但安樂了，鬆懈情緒便生，於是，陷入死路一條，不再出現生機了。學如逆水行舟，不進則退。修行也一樣，「道在日常功用間」。

古典瞬間

不以小節廢人才

■王兆貴

作為一名老闆，如果有人向他告密，說有個員工同他夫人有曖昧之嫌，你會怎麼看，他會怎麼辦呢？估計許多人都受不了，輕者通過辭退趕走那個員工，重者還要設法教訓他。這樣的事，古今中外都不乏典例，處置的方法也各有不同。

據《戰國策》齊策三記載，孟嘗君的一位門客，十分傾慕他的夫人。有人把這事告訴了孟嘗君，說這人吃你的穿你的，卻愛上了你的夫人，也太不講義氣了，你當秘密地殺了他。孟嘗君想了想說，見到美貌的人漸生愛心，此乃人之常情，你今後不可再對他人提起此事。孟嘗君雖然貴為公子哥兒，但顏值太低，估計他夫人是個大美人兒，否則怎麼會讓門客動心呢？孟嘗君心想，那位門客既然能博得夫人好感，當有討人歡心之處，起碼是個善於交際的人才。過了一年，孟嘗君召來那位門客，對他說，你同我相處時間不算短了，高職位沒遇上機會，低職位又非先生所求。我與衛國君主乃布衣之交，願替先生準備車馬錢，舉薦您到他那裡做事。這位門客到了衛國之後，很受衛君器重。數年後，齊衛兩國關係惡化，衛君很想邀約諸侯聯合伐齊。這位門客聞訊諫阻說，臣聽說齊衛兩國的先君，過去曾立下互不侵犯的盟約。您與孟嘗君也有約在先，要世代友好，互不攻伐。大王今若邀集諸侯攻齊，既違背了先君的盟約，也欺騙了孟嘗君。臣希望大王息怒，不要再以齊國為敵。大王聽從臣之勸告則罷，否則，臣就立刻死在您的面前！衛君見他維護齊衛兩國盟約態度如此決絕，就打消了伐齊的念頭。齊人聽到這件事讚歎說，孟嘗君真可謂善於待人處事，因此能讓齊國轉危為安。

人常說，成大事者須有遠見和度量。如果說孟嘗君的做法是不以小節棄人才的古典版，那麼舒爾茨的做法則是現代版。

舒爾茨經營咖啡店初期，曾招聘過一個能說會道的服務生。起初，這個服務生還挺受歡迎，可一段時間後顧客的投訴卻漸漸多了起來。原因是他動手能力不強，工作效率偏低，粗手粗腳的，時常出點小差錯，偶爾還會把咖啡濺到客人身上，弄得大家很狼狽。儘管他也能接受顧客的批評和老闆的指正，但由於天性使然，情形並沒有多大改觀，咖啡店只好將其解聘。在那個服務生離開前，舒爾茨對他說，你雖然不適合我們這裡的工作，但有一個地方可能更適合你。說着，舒爾茨拿出一封已經寫好的推薦信，讓他去自己朋友經營的一家公司應聘推銷員。後來，這位年輕人順利地通過了面試，並在這個崗位上充分發揮自己的天賦，成為一名出色的推銷員。舒爾茨不僅知人善任，而且助人以誠，負責到底，這樣的大公司怎麼能不興旺發達呢！

生活點滴

老去該是什麼樣

■孫貴頌

幾年前，我回老家參加一個活動：入伍四十年紀念。由於是戰友們自發組織的民間行為，自然不那麼正規和排場，只是找了一家像樣的飯店，大家聚集在一起，回憶當初參軍的情景，談談這麼多年的變化。我轉業之後沒有回老家，而是到了妻子所在的城市。有好多戰友一別就是三十多年，再見面時，彼此都從一個生龍活虎的青年小伙走到了中年甚至是老年。滿頭霜雪替換了青絲，變化不可謂不大。有好幾個戰友見了我，大喊着我的名字，拉着我的手，我卻大腦一時短路，想不起對方姓甚名誰。經旁邊的人一提示，才「嗷」地一聲，一下子把他從記憶的深井中挖掘出來。有一個同一連隊的戰友，我一下子就認出他來了。可我與他握手，叫着他的名字，他只是咧着嘴，「呵呵」傻笑。別人告訴他：「這是孫貴頌啊！」他竟然來了句：「真的麼？」那一刻，我知道，我是真的變了：變老了。

有一次讀牛漢先生的文章，說他很會識別故人，即使他們有的已經面目全非，他還是能憑感覺一下子認出來。牛先生的訣竅是：「你絕不能只想他過去年輕的面孔與神情，你得學會想像『老化』人的面孔與神情的本領。」（《重逢路翎》）此話仔細咂摸，的確是經驗之談。

都說「歲月是把殺豬刀，刀刀催人老」。每一個人在經歷過天真爛漫的少年時代，經歷過一腔熱血的青年時代，然後在日曆的翻滾中，在光陰的淘洗中，在工作的負累中，在生活的磨礪中，一步步走向成熟，走向衰老。稍微有些區別的是，有的人老化得太急驟，幾天前見面時還有說有笑的，幾天後忽然有人告知，那個人「走」了，讓人不免感歎唏噓；有的人卻老化得很從容，很緩慢。上帝對他們很眷顧，歲月對他們很體貼，將屠夫換成了雕刻師，每一刀下去，都小心翼翼，刻痕極淺。這樣的人，多少年過去，再見面時，竟然有如時間停止的感覺。這樣的福分，不是任何人都能享受到的。

有一個比我少幾歲的朋友，原先在機關上班，每天都是西裝筆挺，皮鞋錚亮，頭髮烏黑，出門永遠夾着一個公文包。可是有一天我在馬路上見到他時，公文包不翼而飛了，頭髮竟然白了一片。看我有點吃驚的樣子，朋友主動告訴我：「退了。原先的黑髮都是加工的，如今不需要了。」我欣悅他的坦承和真誠，讓我看到了一個真實的朋友。從此以後，我把他當成了人老化之後的一個標本。多年不見的親戚或朋友，要把當年頭頂的滿頭烏髮替換成如雪的白毛甚至是不毛之地，要將當年油光水滑的面皮移植成如核桃般的樣子，要將竹子似的腰板幻化為蝦米形狀。如此一來，我反而沒有大的失望和驚訝，反而會心安理得地接受曾經的帥哥或美女，曾經的才子或蠻子……

一個人從出生到死亡，如同爬山，當你到達山頂之後，無論四周的景色多麼美好，多麼迷人，也總是要下山的。我們唯一的選擇是，盡量將腳步放緩一些，瀟灑一些，多看一會天邊的夕陽紅，多留戀一下身邊的花香與鳥語，多享受一下春風送暖的愜意。一切都順從自然，順從命運，順從安排。這樣，老去的時候，心境沒有大的變化，身形或許不會特別的出格。網上流傳着一個段子，是說一個人年老之後：「50歲漂亮不漂亮一個樣；60歲當官不當官一個樣；70歲有錢沒錢一個樣；80歲男女一個樣……」我們雖不需要那麼悲觀，但肯定不能返老還童，更不能萬壽無疆。那麼，不如從現在開始，就擺正心態，積極應對變化，笑着迎接未來。

浮城誌

反轉

■星池

「這篇短文大致上還過得去，可是寫錯了別字。」祖母查看小孫兒的功課，剛剛讀完他的寫作功課。

「我不懂怎樣寫，你來教教我，好嗎？」小孫兒輕皺眉頭。

於是，祖母拿來一包紙巾，取出內藏的小卡，把它反轉，在空白位置寫上正確的字詞給小孫兒看。

「這是在便利店購買報章雜誌附送的紙巾嗎？」小孫兒一邊修改功課一邊問。

「對。我今日如常去便利店買報紙，所送的紙巾會夾入一張小卡，印上惠顧指定貨物的折扣優惠或是寫下純粹的勵志名言。背後是空的，為免浪費，可用來寫點東西。」祖母徐徐地回答。

「在便利店附近的梯級，我見過不少遭人隨意丟棄的小卡紙。」小孫兒把改好的功課簿遞給祖母。

「真的非常缺德，你千萬不要學，知道嗎？」祖母接過簿子，一臉慈祥地說。

「知道。另外，我明天要背默課文。」小孫兒從書包取出課本，「是否用學校通告的背面來試默一遍？」

「對。學校幾乎天天也派通告，無須保存的通告，看完即棄掉，有點可惜，因此把它們儲起來。」祖母拿來一張舊通告，「你看，一反轉，後面便可用來默書。」

「真的要珍惜資源，別浪費。」小孫兒微微頷首，「還有信封，你們常常收到信件單張，當我做數學功課時，可以拿信封來當草稿紙。不過，這次不用反轉，在信封面的空白地方已可計數。」

「不過，用完正面，亦要反轉它，繼續用封底的空位。」祖母淺笑。

然後，小孫兒用心溫習默書。須臾，他說道：「我溫得很熟了，可以默一次。」

「那麼，把課本反轉，放在桌上。」祖母說道。

「真的什麼也要反轉。」小孫兒笑逐顏開。

「對！」祖母亦咧嘴而笑。

此時，微風輕輕吹進來。祖母不由得說道：「秋意漸濃，晚間不用再開空調了，知道嗎？這樣環保之餘亦節省電費。」小孫兒點頭，然後提筆準備默書。